

推
敲
词
句
或
锤
炼
笔
墨
都
需
要
宁
静
致
远
的
心
态

心迹

中国当代美术名家·中国画

◎ 張自啓 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画. 张自启卷/张自启绘.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11

(中国当代美术名家)

ISBN 7-5410-3084-8

I. 中... II. 张... III. 中国画 作品集—中国—现代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1733 号

中国当代美术家·中国画 张自启 卷

责任编辑: 李咏玫 汪青青

封面设计: 张可雨 黄小荣

封面题字: 张自启

封面绘画: 张自启

版式设计: 张可雨 黄小荣

责任校对: 莫 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三洞桥路 12 号 (6100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20

印 张: 15

图 片: 260 幅

字 数: 60 千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410-3084-8/J · 2190

定 价: 120 元 (共 3 册)

■ 著作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3193012

中国当代美术名家·中国画·张自启卷

心迹

目 录

心 迹

点 望	04-06
自 述	07-09
走过那静静的港湾	10-15
卿忆老屋话自启	16-17
真诚的艺术 不息的创造	18-19
存活的临界点上的思索	20-23
中国画线 的精神	24-29
所观念 新材料 新技法	30-33
加山又造讲习班学习散记	34-39
生 命 的 律 动	40-41
秋山暮霭入画图	42-43
张自启作品赏析诗	44-45
自启先生带弟子威远写生 题锦里灯花 题张自启《游春图》 ...	46-47
艺缘千里路漫漫	48-49
平 淡 任 天 真	50-53
春风化雨润无声	54-55
良友 严师 慈父	56-57
幸 福 的 路	58-59
有关孙丛氏迁徙建都石刻创作	60-67
兼收并蓄 有容乃大	68-71
不能忘却的记忆	72-73
管门纵横心自闲	74-76
西 窗 杂 记	79-89
张自启艺术年表	90-95

推敲詞句或錘煉筆墨都需要寧靜致遠的心態

回 望（代序）

尽管在回忆往事时有甜蜜，也有苦涩，有愉悦也有汗水，情感交织在复杂而欣慰的思绪中，我却没有一点点的后悔，只有那白晢没有做得更好的遗憾。

◎ 张 自 启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至今仍孜孜不倦地忙着一生都在从事着的让自己愉快的事，着实不易。我常为此而庆幸。尽管在回忆往事时有甜蜜，也有苦涩，有愉悦也有汗水，情感交织在复杂而欣慰的思绪中，我却没有一点点的后悔，只有那白晢没有做得更好的遗憾。这些遗憾是在我不经意的状态中留下的。这种不经意状态伴随着我一生，由此而常常失去很多在旁人看来是绝好的机缘，而我却轻易地放弃。也许在我看来，人生尤如一过客，无所谓成功或失败，有的只是失意和惬意，那是个人情绪的自然流露。难怪有老同学、老朋友甚至对我的处事态度和方式产生错觉，总觉得我那种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不卑不亢，从无喜不自禁和悲不能持并略显悠闲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家庭背景的遗风。更有甚者将这种遗风和什么正黄旗或镶黄旗的八旗子弟连在一起。其实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冤枉。如果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冤枉会给我带来灭顶之灾。好在老朋友、老同学的这种错觉直到最近的一次久别后的聚会中才说出来。回忆我从稚气少年到向耄耋老者靠近的几十年里，我常给别人一种错觉。在学生阶段，除班主任老师外，其它科任老师总把我当成班长或团支书而安排任务；毕业后，在集体的社会活动中也总有人将我当作领导而将领导当作我的秘书，慢慢地我开始觉得似有不妥，于是在这种场合我总是放慢脚步走在人后……当然这种误解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记得那年到广元，一行数人驱车一天，刚到餐厅包间落座，解乏的杯中酒还未进口，门突然被撞开，冲进一群持短枪的人，高喊：“把手举起来！”我初以为是黑社会抢劫。可他们亮出警官证，才清楚这是警察便衣，我知道一定是误会，他们环视一圈后要把我带走，我想摸出身份证、工作证或警风监督证，可有人用枪对着我高喊：“不许动！”片刻，可能当中有线人暗示认错人，这群便衣才收枪向我们表示歉意……如果线人不在现场而在远远的暗处，也许这场误会定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那种不紧不慢、不惊不诧、不卑不亢的心态自小养成，在童年的记忆中，我不知道除了对绘画的热爱外，还有什么让我着迷和崇拜，也不知道偶像是什么含意，更没有像现在追星族似的对某一事物狂热到无以复加的那种状态，偶尔留下印象的倒是那些有形式感的造型，诸如“英雄虎胆”中侦察英雄曾泰的那撇小胡子之类……

松散中的精细、执着中的平凡，逐渐完善和塑造着我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也成为我传递给别人的个人信息。我不知道家风给我有什么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只知道我自幼在外婆的身边成长，父母亲的离异让我过早地体会到什么是孤寂，过早地选择沉默和沉思，过早地注意观察旁人的脸色和眼色，强烈的自尊心又让我在沉默中自立和自信……如何走上绘画艺术之路已无从考证，也许是儿时清真寺背诵古兰经时那圣洁而静穆的大殿留给我无穷的想象，也许是在童年时代带给我唯一快乐的“小人书”，也许是小学图画老师无意间的一句鼓励，也许是在涂涂抹抹中营造独立的自我空间。总之，我喜欢上用笔写写画画，在那里，无人可以干扰我思维驰骋飞扬的自由，也无人可以打扰我孤寂中的宁静……

进入美术院校学习，完全是我个人自由的选择，家长没有干涉，甚至没有为我的前途作过设想和安排，当然更不知道画家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职业。不像现在的家长，对子女从幼儿开始就绞尽脑汁做着“望子成龙”的铺垫，甚至随着社会的时尚和流行风向又不停地调整这种铺垫，几乎并未考虑孩子到底适合做什么。比较起来，我又是幸运的：我自由的选择我喜欢的职业和前途。这种自由延伸到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家长都没有任何阻挠和干预。这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倒是对我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深深地影响，让我在对待家庭、工作、事业、孩子、人生都没有过分的刻意苛求，当然更谈不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那份豪情壮志了。正是这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让我生活在平淡的真实之中，让我更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有一句歌词唱道“平平淡淡才是真”，我想自己在无意中顺应了这天地间最为本质的规律。由于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的审美取向和对人对事上，那种随意随缘随兴铸就了我不紧不慢，不惊不诧，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也铸就了崇尚自由和自在的人生追求，这也许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它让我在艺术创作中倾其一生并在当中得到快乐。

随意随缘随兴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对人生对艺术的一种无奈，而是在经历人生丰富阅历后的一种明智选择，是一种超越和一种飞跃，也是一种升华了的人生境界，是在浮云般的幻觉里畅游后回到原点的一种真实。不是有那么一个充满哲理而让人顿时觉悟的故事吗？故事讲一个叫王二狗的乡下人到城里参加工作，先当科员，后当科长、处长、局长、部长。人们当他在任时忘了他的王二狗真名，都叫王干事、王科长、王处长、王局长、王部长，职位到了顶，年龄也到顶了，退下来后，人们渐渐忘记他的职务称谓，开始叫王老，而后叫老王，最后干脆还叫王二狗，王二狗也从在位时呼前拥后、抖手抖脚的神气和神志慢慢复旧平静，又重新回到了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和他刚刚离开乡下的真实却有质的不同。只有到这时，也许人们才能体会到老子所说的“复归于婴儿”的真正含义。

回顾走过的长长人生之路，竟突然发现是那么短促，尽管在记忆中有过快乐与成功，但已变得依稀模糊起来，唯有眼前的真实生活，让人感到足底的踏实，我珍视眼前的踏实，更珍视内心的真实。因为它已经没有了那些不切实际、虚无缥缈如空中楼阁的幻想，更没有了那怨天尤人的愤懑和不平，有的只是对真实人生的感悟，对人生意义的真正理解。

当我编写完这套书时，我才理解了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是知道了我不能做什么……

張自啓

藝術簡歷

張自啓，男，回族，1943年生，四川江油青蓮人。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四川美術家協會理事，
中國畫藝委員會委員，成都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
四川墨華藝術研究會會長，成都人物畫會會長。
曾執教於四川大學藝術學院，
任繪畫系主任，教授，碩士生導師。

主要代表作品有：

《醉酒戲高球》獲十一屆亞運會中國體育美展銀獎；
《明清情話》獲全國第二屆工筆畫展三等獎；
《雷鋒塔》獲中國首屆優秀美術圖書銀獎和
全國連環畫評選二等獎；《聖火·不朽的奧林匹亞》
獲中國第三屆體育美展銅獎，國際奧委會收藏；
《秋山暮靄圖》入選文化部88國際美術年
《當代中國山水畫油畫風景展》；《兩江逸事》入選
文化部第八屆《群星獎》展，獲銀獎；
作品入選第八、九、十屆全國美展。
自90年代起多次在國內外舉辦展覽，作品被國內外美
術館、博物館收藏。出版有《張自啓畫集》、
《百杰畫家·張自啓作品精選》、
《張自啓中國畫作品選》、《美術》《國畫家》
《藝術名家》《中華名流》、《新水墨》、
《中國畫欣賞》等刊物刊載並介紹作品。
藝術成就載入《中國當代美術（1979—1999）》、
《當代中國美術》及《中國當代書畫家名人辭典》
等多部文獻。
被中國現代文化學會評為“世界銀獎藝術家”，
並榮獲中國文獻、中國美協評選的97中國畫壇百杰稱號。
99年被評為四川省文藝界德藝雙馨藝術家。

張自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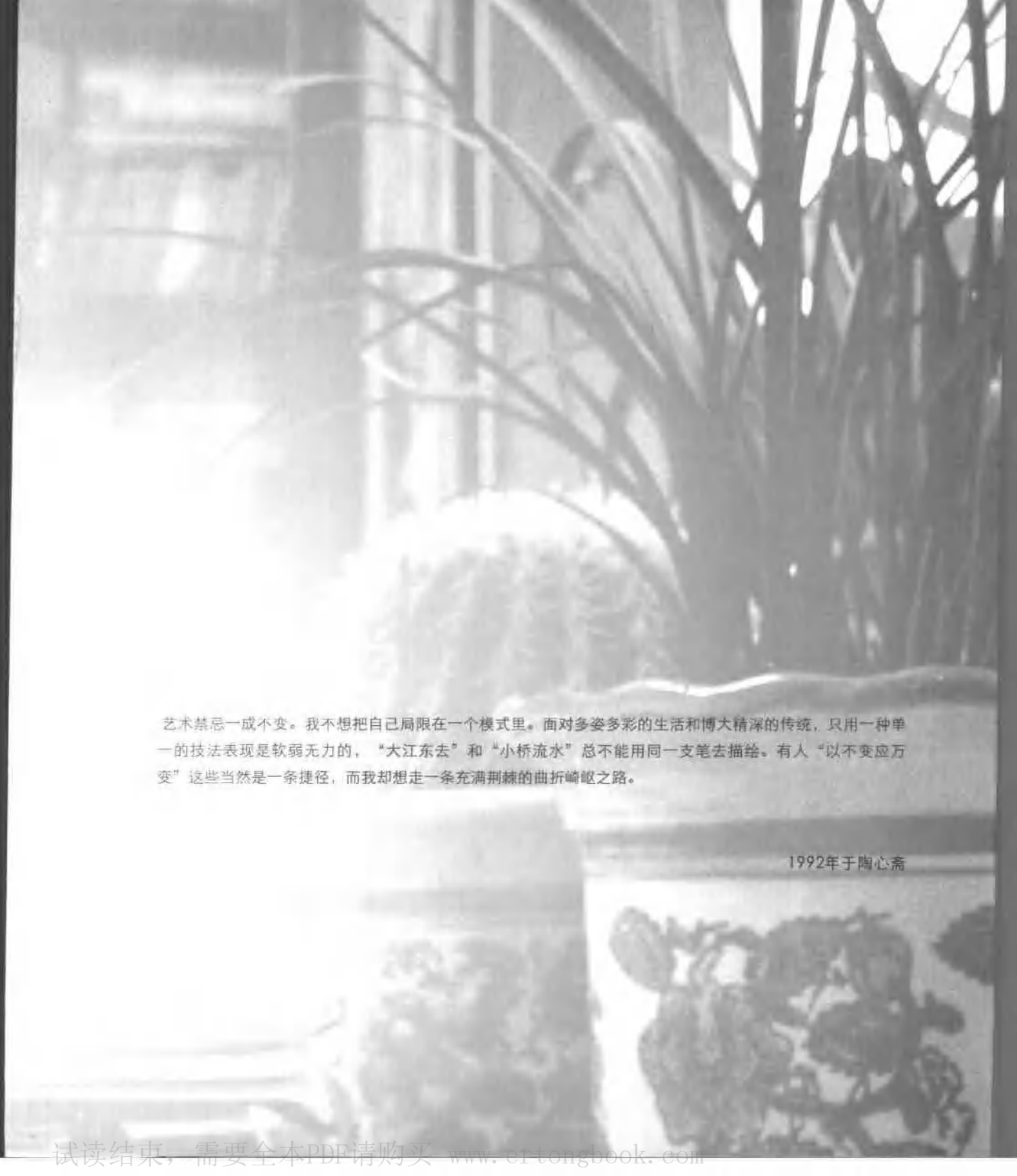
自述

◎ 张自启

1943年我出生于四川江油。1966年以前进入艺术院校接受专业训练，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卷入“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时，常常又躲进角落里画些画，一为让精神求得安静，二为练手，让所学不至荒废。之后常为出版部门作插图、画封面，并长期从事连环画创作，偶尔也在宣纸上舞文弄墨，试图摆脱那种看编辑需要行事、依附于文字作画、受一定牵制和局限的创作方式。但为出版部门画些东西却能换些钱来补贴家用，能买些书籍、资料、笔墨纸张，用现在的话说又叫做“以文养文”，故而弃之不舍。在这种情况下，画中国画始终不容易像文人画家那样“直抒胸臆”“物我两忘”。

在五彩缤纷的艺术大地，在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大旗下我惶惑不安，各种各样的作品带给我各种各样的感受：繁复给人厚重；简约让人清爽；古拙显出朴质；轻快使人飘逸。我站在这些作品面前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在这个时期，我画封面、画插图、画油画、画国画、画壁画、画版画、画广告、甚而画雕塑稿，不一而足，这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心血来潮，顺其自然。

到了现在，当我开始把精力专注于中国画时，我却是一位对中国画法规不甚知知的半路出家人。好在什么样的画法都使用过，故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用得上，变着法子让它在宣纸上试试。这也许印证了一句话：“无法之法乃为至法”，“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但有一点却值得总结，那就是认真，与其胡乱地横涂竖抹画几十张逸笔草草的画，倒不如实实在在地画上一张有感觉有分量的画。对待自己所追求的效果，我总是倾其全力，让成功带给自己欣慰，变失败为教训和经验的积累，然后看看古人和今人的名家之作，总结、推敲、读书、看报、闲聊、探讨、游历、观察，让感觉不至僵化，让认识紧随时代。



艺术禁忌一成不变。我不想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模式里。面对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博大精深的传统，只用一种单一的技法表现是软弱无力的，“大江东去”和“小桥流水”总不能用同一支笔去描绘。有人“以不变应万变”这些当然是一条捷径，而我却想走一条充满荆棘的曲折崎岖之路。

1992年于陶心斋

走过那静静的港湾

◎ 张自启

(一)

离开学校，正值文化大革命，我有幸分配到被称为知识宝库的图书馆工作。这是四川省唯一一个省级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在那里一呆就是三十一年，直到调到大学从事教学。虽然身为图书馆工作人员，但我和图书馆专业却没有渊源关系，我更多的是从事宣传、编辑和研究工作，那是为图书馆专业服务的工作。也正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能得空静心临帖作画并笔耕不断，创作了几十部连环画、数百幅文学插图和不少参加全国性大展并获奖的中国画作品。图书馆藏有大量的画册，但却不是专业美术单位。我在美术方面的创作，并不能称为图书馆专业的学术成果，就像到了某些综合性大学，由于学术的界线条块分割存在某些不合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美术作品和文学创作不能称作科研成果，只有研究美术创作和文学创作的理论性文章才称得上成果的量化标准一样，这种现象多年来曾被批评和讽刺。记得华君武先生曾作过一幅漫画，画中衣襟襟襟的曹雪芹无可奈何的站在中央，红学家们拿着放大镜仔细研究曹雪芹头上长了多少白发，只要能说出些道理来，都可以作为研究成果，也可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红楼梦”却不是学术成果，曹雪芹也不可能称为红学专家。于是才有了那些真假难辨，主观臆断，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理论文章。难怪鲁迅先生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虽然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巨匠早有点评，但极为宝贵和一文不值的艺术理论鱼龙混杂的现象却难以完全改变。不过，这并不能影响我对自己所选专业的热爱，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围城效应”让这种热爱经久不衰。

身在书海三十年的我，并不能称为饱学之士。我虽翻过不少线装书，却是因为每年必须将古版善本翻动、抖灰和凉晒；数十万册书从我手中流过，那是因为我参加了图书馆无数次的移库、换架和搬迁。成插的图书以击鼓传花的方式从我手中传过，只见书脊和书皮，不见“庐山真面目”。尽管如此，和书的这份不解之缘却也可以从一鳞片爪和一枝一叶中体会出人生的大概，而乱翻书的那种习惯，不经意的信手拈来一阅的喜好却几乎伴随一生。

至今还记得图书馆里搬书的情景，先戴袖套，后戴口罩，大汗淋漓，满手起泡。不过在那“劳其筋骨”的日子里，幸也有人制造乐趣，让笑声冲淡大家的疲惫：人们一字长龙排开，书在手中传过，时有空隙，书被抛向空中，为防伤人，抛书者向对方提前发出警告：“抱紧，接稳！”反复数次的警告逐渐变成“抱紧，接吻”的呼叫，人群中一阵哄笑……

(二)

我虽出生在家无宿学的平常百姓之家，但对书却有一种异样的喜爱和新奇之感，从小喜欢看“小人书”，因为在那里可以享受到单调而贫乏生活中没有的乐趣。至今还记得儿时偷空到书摊上一分钱看二册小人书的情景。中国文学的几大名著都是通过连环画的翻阅而有所了解。《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红楼梦》、《三言二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聊斋》、《官场现形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进入初中后，读了不少那个时代流行的革命文学《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三家巷》、《红岩》、《新儿女英雄传》、《烈火金钢》、《暴风骤雨》等，同时也开始接触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里戈理的《死魂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罪与罚》、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都在阅读之列。除此之外，法国文学也是那个时代小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时尚。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梅里美、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凡尔纳的名字也成了伙伴们之间常常提起的感兴趣的名字。记得一位同学因酷爱俄国小说《白痴》、《罪与罚》而常在大家面前提及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因发音时舌头打搅常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读成“托西拖也夫西基”而让大家忍俊不禁。伙伴们故而常常有意引起对俄国小说和作者评价、比较的争论，让他不断重复“托西拖也夫西基”的名字。

我读小说既没有个人的预期目标计划，也没有政治上的压力和需求，完全是一种松散和自由的状态，小说的细节已记忆不清，但读小说时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比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每次借到小说，我常常会迫不及待的翻看书里的插图，印象最深的当数“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牛虻”、“海底两万里”、“唐古诃德”里造型严谨，技法娴熟，风格独特，情节动人的画面。由于插画的动人而勾起我阅读的兴趣也成为一种必然。这种对书的兴趣成为后来我对图书馆的热爱也是一种必然。

从美术院校毕业分配工作，很多同学更喜欢文艺演出团体，而我对图书馆却情有独衷。踏进图书馆大门的第一天，那种满室书架，成排的阅览桌，坐在阅览桌前静静看书的读者，进入书库时一阵阵过分浓郁的稍嫌刺鼻的书香带给人一种特殊的神秘的诱惑感。

六十年代末期的四川省图书馆坐落在城区中心一条老巷口，那古老的大门还保留着解放前被称为陈守衙门的模样，大门红漆斑驳，那是多次反复油漆留下的，门口有一对圆型石墩，让人感觉到旧时官府的痕迹……。

馆里的老大姐带我到安排好的单身宿舍，那是在办公的老房子顶楼，有几位没有成家的职工住在那里，踏上木板楼梯，沿阶而上，过道幽暗而阴森，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比起馆外轰轰烈烈的文革场面，这里似乎恍如隔世。

打开通向左边中间一扇房门，空荡荡的室内有些特别，光线从唯一的天窗中射入房间，天窗两边左右各有一小间斜顶的隔断。里面可以放些杂物。这是靠房顶的居间，是阁楼上隔出的宿舍。没有厨房，吃饭在伙食团，没有洗漱间，洗脸在楼梯转弯处的水龙头接水，没有厕所，晚上方便须用便盆接了倒入污水口……。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这房子在当时环境中已是相当奢侈了。特别是那个天窗，它让我想起电影中最耳将上半身伸出天窗抚琴的镜头。有那么一点点情调。对刚离开学校的我来说还真可引发一些想象的空间，在这样一间带天窗的阁楼房子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阶段。

这种阁楼式的房子一共十间，分列在走廊两侧，但住在这里的职工包括我在内也不会超出六七十人。有三位六十年代初图书馆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两位称为年轻一点的老职工，其中一位对老法郎有研究的老单身汉。白天，大家不在一个部门工作，难得见面，只有晚饭后才偶尔有空见面或开门聊天。

除我之外，住在这里的职工都是外地或外省分配来的，平常少有地方可去，和外界接触极少。馆内年青人不多，年轻女性更少，对他们来说，谈婚论嫁仅停留在纸上谈兵或画饼充饥，偶有馆内老大姐充当牵线媒人，也常因谈恋爱态度迂腐而告吹。记得那位老单身汉就是在谈对象时因到就餐时间而将对方晾在一边并说等吃过午饭后再谈而搁浅。单身汉的问题让馆内职工的关心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大难。68年初，这楼上开始有了一些新气象。那年春节，有两对新人在这近似与世隔绝的阁楼上举行婚礼，我是其中当事人之一。婚礼虽不能和现在年轻人婚礼的隆重和排场相比，但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打破了阁楼“万马齐喑”的局面。文革中的婚礼一定带有那个时代的时代特点：亲友、同事前来祝贺、送礼，没有现在婚礼那么繁杂和琐碎。收到的礼物大多数是毛主席语录和毛毯，难得有那么比较贵重的钱或物，有一位同学送来了一支小锅铲算是最生活化的。我们招待朋友同事也就是一杯清茶一把糖果，阁楼上的同事纷纷到新屋表示祝贺。但也只是作短暂的停留便匆匆离去。事后我听说，楼上单身汉们当晚聚在一起闲聊甚久，阁楼上的喜事让他们凭添了几分感慨，有人自嘲似的叹息：洞房花烛隔壁子，金榜题名下辈子。

1971年张贤亮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留影



1969年张贤亮夫妇与女儿在北京大学留影

(三)

大约在第二年，因为孩子快出生，我们不能住在阁楼的单身宿舍，而搬到离图书馆办公区有二条街远的古书部。那是成都有名的一座宅院。据老职工讲，该宅院原是解放前一著名儒商严谷生的住宅，占地数亩，宅院旁有一小学，原地被称为“洗马池”，相传为三国蜀将赵云洗马之处。清同治年，四川总督骆秉章设圈套活捉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并杀害于成都，致使其部全军覆没，清廷在此建骆公祠以示嘉奖，当然原迹现已不存。古书部一门几进，有厢房、耳房、正堂、后花园和水池，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后花园里有两座石头砌成的书库，按现存的眼光看书库虽不算庞大和规范，但在当时已足显主人的气派和雅量。宅院大门重且厚，门内有横杠横撇，开关大门时发出的响声让人有进出古刹之感。内厢房是宽敞精致的四合院，放着馆内的线装善本以及当时认为贵重的精装画册和藏品。走进这座书库院落，犹如走进巴金先生《家》《春》《秋》里描述的高家大院，后花园的环境，竟和鲁迅先生小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百草园那么相象，以至于我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即此便非尘世界”。

这里住着几户馆内职工，一则单位宿舍不多，这里可以安排几户职工，二则书库重地也需有人住守以防不测。我们住在被称为耳房的一侧，如按原严家大院的布局，这里是来客住宿的房间。我在门前栽了一笼琴弦竹，第二年就长成一大笼，所有来客及朋友，均被这一笼修竹所吸引，最让我感慨万分的是位常给院内送煤的老头看见这笼竹和我房内的一架书，竟突然吟出一句“门前秀竹千杆，屋内雄文四卷”，让我对他陡增敬意。后来才明白，那是一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一直没落实政策，生活艰难，夫妇俩靠拉煤为生。原来，进入这个大院的拉煤人都非同一般。

常来古书部看书和查阅资料的读者，大都是作家、诗人、学者、书画家和文史馆的遗老。据说严谷生当年在这院子里也和社会各界名流多有交往，就连张大千路过成都也在这里小住。我不知道是这块灵性的地方集聚着文气还是各方名流的文气滋润着这方土地的性灵，到这里来的人不管在宅院大门外是什么人，一进入大门身上便都会透着几分儒雅。

院内几户职工家庭半大的小孩加起来也有六、七个，这个院子给孩子们提供了难得的自由天地，曲径、修竹、飞鸟、鸣蝉、草虫，两棵硕大的银杏和十数株桃树让他们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充分享受童年的快乐，但是却从来没有看见他们攀摘花木，偷吃瓜果，破坏公物。有位读者到这里查阅资料看见地上掉了一毛钱没人捡，到了第三个礼拜再来查资料，那一毛钱还原封不动的躺在那里。那位读者很奇怪，那一毛钱大人不捡怎么小孩也不捡？那时的“一毛钱对孩子来说可是能买不少零食呀！”他后来感慨的说，四川省图书馆的古书部真是一个君子国啊！

我在这里住了近十年，儿子在这里也度过了他的童年，这十年里，我们享受了那个时代难得的宁静，孩子也在这里受到了儒雅之风的熏陶，耳濡目染“百草园”谦谦君子的气息对他来讲可能受用一生，甚而改变一生。

(四)

儿子取名张大维，取名时只觉得人的名字要顺口，便于记，不要用大生的字和过于深刻的寓意让人费解。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名字确实也朗朗上口，让人不易忘记。但这个名字和曾经在我们院子住过的张大千毫无关系。不过儿子也学画，美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省博物馆，后来去了以绅士风度闻名的英国。我不知这是巧合还是因为他儿时曾在那深宅大院受文人谦谦君子之风影响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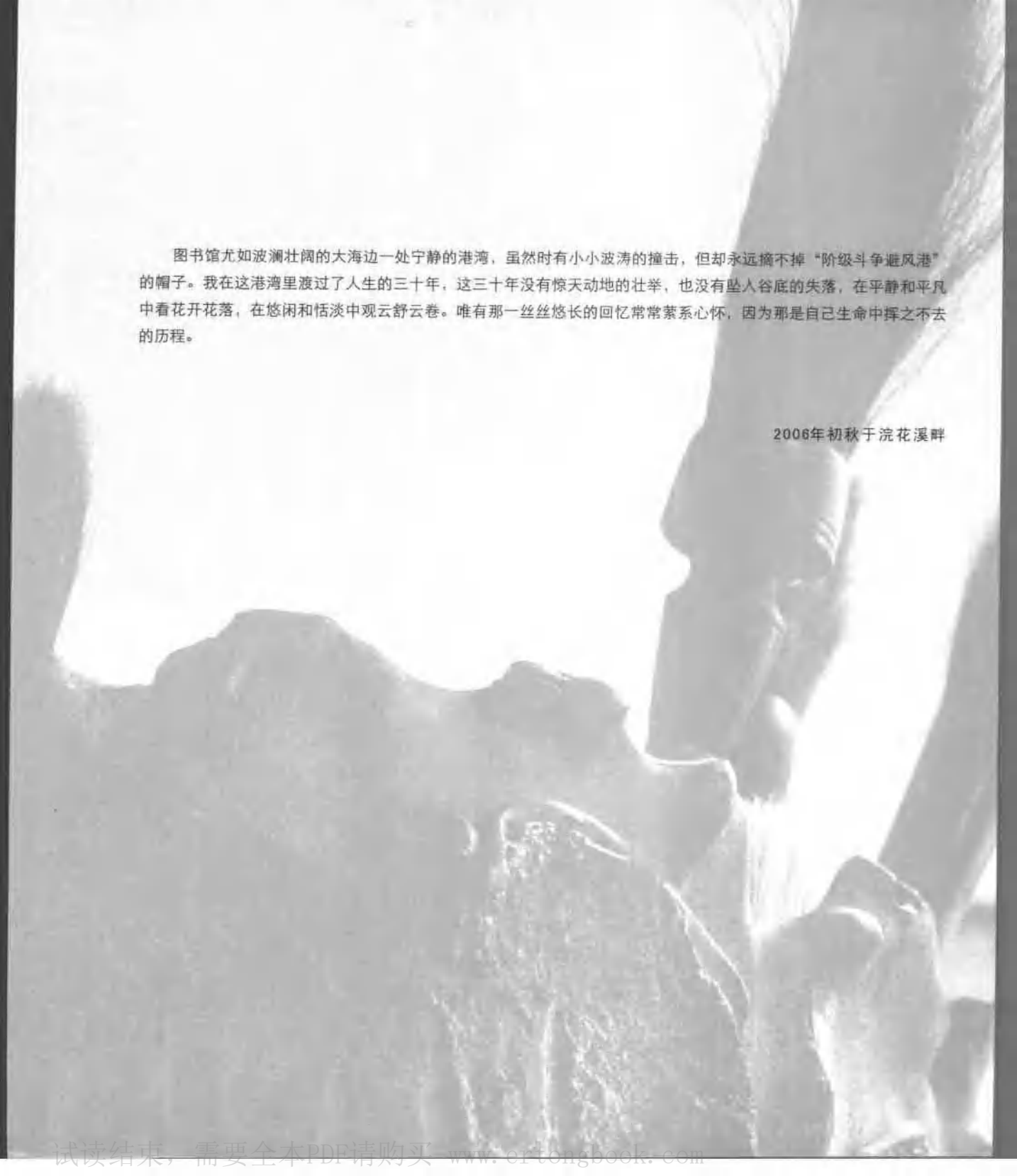
院外的革命如火如荼，院内的生活温文尔雅。这种反差表现在环境气氛，也表现在我们内心。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心灵必须承受矛盾中的煎熬，我们的人格要经受高压下的屈辱。行为和语言在隐晦中变得不那么坦然，我只能“以革命的名义”坚持着我原本就该做的事情。当年的革命大批判专栏工作是我唯一可以利用作为专业训练的借口，由此我用水粉几乎遍临了当年《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的中心页中何孔德、高泉的革命题材作品，并利用工作之便翻阅苏联《星火》杂志，大量临摹其黑白插图。凡有职工家庭大、小喜事我都会仿吴昌硕、关山月的红棉相赠。正是这种和谐的关系，让大家更为理解我的专业，他们主动向我推荐精品画册，罕见的真迹和珍藏。在这个时期，我不仅看到了齐白石、吴昌硕、徐悲鸿、赵少昂的原作，甚至还看到了以善画水冠名的康生左笔。我开始品出了中国书画的味，在比较中更深刻地认识笔墨的雅俗。那个时代虽然处在大批判、破四旧、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的时代，但国家图书馆却又肩负着保护文物古籍，收集整理文化遗产的神圣职责。这得以让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资料。回想起当时经过，我为能在逆境中获得如此丰盛的文化大餐而感到莫大满足，也为广大的民众内心深处表现出的对优秀的传统和文化由衷的敬意和向往而欣慰。



1970年赴团在老舍故居，（张其成摄）在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时的合影



文革期间张其成在故宫革命题材油画



图书馆犹如波澜壮阔的大海边一处宁静的港湾，虽然时有小小波涛的撞击，但却永远摘不掉“阶级斗争避风港”的帽子。我在这港湾里渡过了人生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坠入谷底的失落，在平静和平凡中看花开花落，在悠闲和恬淡中观云舒云卷。唯有那一丝丝悠长的回忆常常萦系心怀，因为那是自己生命中挥之不去的历程。

2006年初秋于浣花溪畔